

天涯诗海

清明，
湿漉漉的诗句

■ 张勇

纷纷细雨
飘成一首唐诗的
意境,让几个牧童
笑成杏花村的绽放

顺手一指
清明深处的故事
插叙出老屋的疼痛
说给问路的杜牧

一朵杏花伴风而落
直到踩空一个梦
湿漉漉的诗句
平仄出旧时光的风景

酒旗摇出老巷子的模样
砖头瓦块的只言片语
不断诠释几个身影的高矮
瞬间,酒香顺诗行飘来

清明回乡

■ 龙玉纯

潮湿的思念
让我数着日子
盘算着回乡的归期
连绵的雨水
已洗净通往故乡的路

纸钱香烛和鞭炮
已用油纸包好,爷爷说过
这是乡村清明上坟的礼数
再买几盆盛开的菊花吧
这是奶奶生前就喜欢的花朵

清明也是团聚的节日
故乡那个普通的山岗
爷爷奶奶长眠的地方
在梦中是那样的草木茂盛
他们在那里眺望远方的晚霞

雨还在下个不停
好像老天爷也在渲染
人间的悠长情愫
清明,血脉里的眷恋
思念比雨丝绵长

清明的思念

■ 沈建浩

风吹着野花,越来越远
破碎的诗,漂流在一条条河
河里

花也忧伤,脚印也哀伤
烛火摇曳,记忆随风飘散
行人,影子,越来越低
风不知在想什么
山谷,在时光深处留一段空白
树叶,如哀歌
随着节气的轮回
飘到很远的地方
一束束鲜花,形成斑斓的孤独
寂静,找不到陌生的自己
思念,缅怀
留一壶老酒,睁开眼睛
那些虔诚的祭奠
一片纸钱
风吹着蝴蝶凋零的心
找不到回家的路

百家笔会

一山油茶，
半生乡愁

□ 范军

故乡的油茶林,帮我熬过了艰涩
的童年,也给了我最新鲜温暖的记忆,
成了心底永远的宝藏。

油茶花开香满园 蒙海龙 作

时光荏苒

清明，一场关于“根”的仪式

□ 马丽

清明,四月的风吹绿了杨柳,唤醒了沉睡的泥土;四月的雨润开了百花,染绿了连绵的山谷。天地气清景明,万物肆意生长,生命在这一刻,既有离别之思,亦有蓬勃之力。

清明,它是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的一幕烟清,是“梨花落后清明”的一抹素白,是“几处早莺争暖树”的丝丝灵动,是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烂漫欢心。

清明,从来不是单一的哀伤,而是思念与生机并存,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,一场关于“根”的仪式。

清明节为什么要扫墓?为什么我们要跨越千山万水,只为回到老家,站在那一个矮矮的坟堆前?

因为人这辈子,只有站在碑前,才真正知道自己从何处来、往何处去。逝者归根,生者寻根。人终会长大,终会老去,终会化作世间一粒尘

光阴故事

藏在号码里的思念

□ 刘力

通讯号码从四位到六位,从八位再到手机十一位,串起岁月里不断地更迭,在我心底也越刻越深。那些数字串起的,是一段段通讯史,更是我与双亲跨越时空的牵挂,是长江边小城黄石与南昌城之间零距离的亲情的。

父母早年在大山里的矿山工作,直到中年定居黄石,日子才算安定下来。那时家里条件普通,可为了与孩子们联系,他们掏空积蓄装了部座机。电话装好,父亲特意找来纸张,把四位数字码工工整整写并贴在机旁,从此那串简单的数字拉成了线,成了孩子与家之间温情的纽带。

电话号码随时代升级,母亲的声音便顺着这串不断变长的数字,一次次飞到南昌,抵达我耳边。那些重复了千万遍的唠叨,在当时听来寻常,如今回想,每句都是暖暖的爱。父亲多半只在旁边听,偶尔接过电话,就一句“家里都好,放心,照顾好自己。”他的关爱,藏在每次通话的沉默里。

年轻时很少回家,父母却始终守着那部电话,守着那一串数字等我的消息,盼我的归期。我每次回去,母亲总是掐准时间,先煲好莲藕排骨汤,泡好茶,然后站在五楼的窗前,盯着小区的路口。我每次离开,无论早晚,她都会送到小区门口,甚至送到高铁站,望着列车远去才慢慢转身。二十几年如一日,那个目送的身影,成了我心底最温暖也最心疼的画面。

母亲一生用过的手机只有两部,最后陪伴她的是部老年机,按键大,声音响,功能少,却被她视若珍宝。这部小小的手机,装着全部亲友的联络方式,更装着她对孩子深沉的牵挂。

那个端午,我已感到了母亲曾经洪荒的声音一点点轻了柔了,少了往日精气神,多了几分掩饰不住的疲

清明前后的雨,总扯着绵柔的劲儿。雨丝斜斜落,裹着雾霭把整座村子罩住。青石板路湿了,村头老槐树湿了,漫山遍野的油茶树,也湿得发亮。

雾里的油茶树,新叶泛着嫩黄。一串串茶耳朵、茶泡藏在枝叶间,圆滚滚的,等着我们去翻、去捡。

童年记忆里,最鲜明的是饥饿。入春后,田埂上的野莓还青着,粮仓里的米也见了底,肚子总像被小手抓着,咕咕叫,一刻不停。

清明雨一下,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,心里就有了盼头。天刚蒙蒙亮,村子就闹起来了。各家的牛牵到村口,

牛绳松松挽在牛角上。我们十几个牛绳松松挽在牛角上。我们十几个

“走咯!”不知谁喊了一声,一伙人呼啦啦往山上冲。雨雾沾在眉梢,凝出小水珠,顺着脸往下滑,凉丝丝的。山路被泡软了,踩下去陷出小坑,可我们跑得飞快。草鞋蹭着泥泞,沙沙响,没人顾得上擦。

到了油茶林,大家一哄而散,把牛往林子里一赶,任它们甩着尾巴啃嫩草。细碎的声音飘在风里,我们早顾不上看,只顾着往枝叶里钻。

茶耳朵总长在低处,像一串串白生生的猫耳朵,俯首就能摘到。我们弯着腰,在湿漉漉的枝叶间穿梭,手指拂过带雨的叶片,把饱满的茶耳朵直接塞进嘴里。

茶泡挂在高处,像鼓胀的白囊,摘它得费点劲。油茶树的枝条被雨水浸得滑溜溜的,稍不留意就会摔下来。可我们早练就了本事,手脚并用,身子贴着树干往上蹭,膝盖顶在横生的枝丫上,手指抓紧粗枝,像猴子一样灵活。有伙伴攀到半腰,脚下一滑,惹得一阵哄笑。好在枝杈结实,晃了几下就稳稳站住。

茶耳朵和茶泡,得拣全白的才

好。带青色的没熟透,咬着发涩,远不如全白的清甜。茶泡要先剥开,得仔细看里面有没有蚂蚁。藏着大蚂蚁的,赶跑了还能吃;要是爬满小蚂蚁,这颗就只能丢了。一想到小蚂蚁钻进嘴里的样子,胃里就一阵犯恶心。

我们蹲在树下,一个个剥茶泡,指尖沾着淡淡的甜香。阳光透过雾霭洒下来,照在我们认真的脸上。

找块干燥的大青石,大家围坐在一起,把茶耳朵和茶泡倒出来。你塞我一颗,我塞你一颗。牙齿轻咬,咔嚓咔嚓响,清甜的汁水顺着喉咙往下滑,饥饿一下子散了大半。

茶泡更脆,果肉厚实。甜味比不上野莓,却胜在量大管饱。野莓像藏在草丛里的星星,东一颗西一颗,难寻得很。油茶林里的茶耳朵、茶泡,却从不吝啬,一簇簇一串串挂在枝头,像大自然特意给我们备的口粮。

没一会儿,小肚子就胀得像小皮球。饥饿退了,浑身都是劲儿。伙伴们把竹篮往地上一丢,游戏就开始了。捉迷藏时,有人躲在粗油茶树下,屏住呼吸,听着脚步声由远及近,心脏跳得飞快。有人藏在枝叶后,只露出一双眼睛,偷偷盯着找的人。

过家家更热闹。女孩们捡落叶当

的生命哲学,告诉我们生命有来有往,万物有枯有荣,生死本就是自然轮回;是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”的文明自觉,让我们在追思先人中懂得敬畏,心怀良善,不忘根本;是血浓于水、叶落归根的深厚情感,无论走多远,飞多高,心底总有一处故乡,一方坟茔,一根扯不断的线。这根线,叫作“根”。

在中国人的生命里,清明祭祖,从来不是流于形式的仪式,而是为了牢牢记住:记住你的姓,记住你的名,记住你从何而来,记住你为何而出发。

正是这份铭记,让漂泊的心有了归宿,让一代又一代人,在岁月长河里紧紧相连,生生不息。

清明风起,万千思念如缕。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而清明,便是让归途与来路在此刻相遇,让思念与力量一同生长。

清明,是一场关于“根”的仪式,一场关于思念、归属与生命的修行。愿我们在气清景明的春日里,不忘来路,不负时光,把故人放心间,把热爱藏心底,带着根的力量,且行且坚定,活出属于自己的天清地明。

到了宋代,清明习俗愈发丰富,诗词里的清明也多了几分市井烟火。黄庭坚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佳节清明桃李笑,野田荒冢只生愁”。人们携酒食、纸钱前往墓地祭拜,祭拜完便在墓旁野餐,将对先人的思念融入春日的饮食里,这种“墓祭野餐”的习俗,在苏轼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中虽未直接提及,却能从“料得年年肠断处,明月夜,短松冈”的牵挂里,感受宋人对清明祭祖的重视。李清照在《浣溪沙·淡荡春光寒食天》中“海燕未来人斗草,江梅已过柳生绵”,描绘了清明前后人们“斗百草”的嬉戏场景,让严肃的节日充满着“春日嬉戏”的鲜活。

明代的清明,重归安宁与温情。唐寅在《清明日饮董明府席上》中“好风胧月清明夜,碧砌红轩刺史家”,人们在清明夜宴饮欢聚,将扫墓后的肃穆转化为亲友相聚的温情。明代清明“放风筝”的习俗更盛,人们待风筝放飞后剪断丝线,寓意“放走灾祸”,这种祈福习俗,能从“纸鸢一线寄天涯”的意境里,感受到明人清明的美好期盼。

清代的清明,多了几分质朴的哀思。郑板桥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纸灰飞作白蝴蝶,泪血染成红杜鹃”,直白的描写里满是对先人的深切怀念。

从唐到清,清明的雨一直在诗词中飘落,它是杜牧笔下的“断魂”,是黄庭坚眼中的“桃李笑”,是郑板桥心中的“白蝴蝶”,也是我们心中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”的文化符号,让我们在清明时节,读懂时光的珍贵与生命的传承。

菜,折细枝当锅铲,围着青石搭“灶台”,嘴里喊着“炒菜咯”“盛饭咯”,学大人做饭,笑得前仰后合。男孩子们玩打仗,折油茶枝当“枪”,躲在树后互相“射击”,喊叫声、笑声在树林里飘荡,惊飞了枝头的鸟,也震落了露珠。

雾慢慢散了,阳光透过枝叶,在地上织出斑驳的光影。油茶林里的水汽混着草木香,吸一口沁到心里。我们靠着树干坐着,看着漫山的绿,心里说不出的舒坦。

夕阳西下,我们赶着吃饱草的牛往山下走。我们脚步轻快,嘴里哼着不成调的童谣,肚子里满是油茶林的甜。晚风拂过,油茶林沙沙响,像在和我们一起道别。

离开故乡多年,吃过不少精致点心,尝过各地鲜果,却再也没有一种味道,能比过当年油茶林里的茶耳朵和茶泡。那脆生生的甜,那满林的欢,那雨雾里的童年,早刻进了岁月里。故乡的油茶林,帮我熬过了艰涩的童年,也给了我最新鲜温暖的记忆,成了心底永远的宝藏。

每当想起清明的雨,想起漫山的油茶树,耳边就仿佛响起伙伴的笑声。那油茶林里的欢乐,跟着漫了上来,暖了岁月,甜了余生。

当细雨沾湿青石板,当纸鸢摇曳在杏花香里,清明便带着“慎终追远”的温柔与“踏青寻春”的生机,走进了古诗词的画卷,每一首诗词,都是对生命、对时光的深情叩问,藏着春祭的肃穆与春日的鲜活。

唐代的清明,已形成“扫墓祭祖”与“踏青赏春”并存的习俗,诗词里也满是雨意与暖意的交织。杜牧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,道尽了清明祭祖的肃穆,是清明最深的底色。但盛唐的清明并非只有哀思,更有春日的生机。王维在《寒食城东即事》中描绘“清溪一亩穿桃李,演漾绿蒲涵白芷”,人们在清明插柳、放风筝,甚至饮酒赏花,将对先人的思念,化作珍惜春光的动力。

到了宋代,清明习俗愈发丰富,诗词里的清明也多了几分市井烟火。黄庭坚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佳节清明桃李笑,野田荒冢只生愁”。人们携酒食、纸钱前往墓地祭拜,祭拜完便在墓旁野餐,将对先人的思念融入春日的饮食里,这种“墓祭野餐”的习俗,在苏轼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中虽未直接提及,却能从“料得年年肠断处,明月夜,短松冈”的牵挂里,感受宋人对清明祭祖的重视。李清照在《浣溪沙·淡荡春光寒食天》中“海燕未来人斗草,江梅已过柳生绵”,描绘了清明前后人们“斗百草”的嬉戏场景,让严肃的节日充满着“春日嬉戏”的鲜活。

明代的清明,重归安宁与温情。唐寅在《清明日饮董明府席上》中“好风胧月清明夜,碧砌红轩刺史家”,人们在清明夜宴饮欢聚,将扫墓后的肃穆转化为亲友相聚的温情。明代清明“放风筝”的习俗更盛,人们待风筝放飞后剪断丝线,寓意“放走灾祸”,这种祈福习俗,能从“纸鸢一线寄天涯”的意境里,感受到明人清明的美好期盼。

清代的清明,多了几分质朴的哀思。郑板桥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纸灰飞作白蝴蝶,泪血染成红杜鹃”,直白的描写里满是对先人的深切怀念。

从唐到清,清明的雨一直在诗词中飘落,它是杜牧笔下的“断魂”,是黄庭坚眼中的“桃李笑”,是郑板桥心中的“白蝴蝶”,也是我们心中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”的文化符号,让我们在清明时节,读懂时光的珍贵与生命的传承。

当细雨沾湿青石板,当纸鸢摇曳在杏花香里,清明便带着“慎终追远”的温柔与“踏青寻春”的生机,走进了古诗词的画卷,每一首诗词,都是对生命、对时光的深情叩问,藏着春祭的肃穆与春日的鲜活。

唐代的清明,已形成“扫墓祭祖”与“踏青赏春”并存的习俗,诗词里也满是雨意与暖意的交织。杜牧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,道尽了清明祭祖的肃穆,是清明最深的底色。但盛唐的清明并非只有哀思,更有春日的生机。王维在《寒食城东即事》中描绘“清溪一亩穿桃李,演漾绿蒲涵白芷”,人们在清明插柳、放风筝,甚至饮酒赏花,将对先人的思念,化作珍惜春光的动力。

到了宋代,清明习俗愈发丰富,诗词里的清明也多了几分市井烟火。黄庭坚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佳节清明桃李笑,野田荒冢只生愁”。人们携酒食、纸钱前往墓地祭拜,祭拜完便在墓旁野餐,将对先人的思念融入春日的饮食里,这种“墓祭野餐”的习俗,在苏轼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中虽未直接提及,却能从“料得年年肠断处,明月夜,短松冈”的牵挂里,感受宋人对清明祭祖的重视。李清照在《浣溪沙·淡荡春光寒食天》中“海燕未来人斗草,江梅已过柳生绵”,描绘了清明前后人们“斗百草”的嬉戏场景,让严肃的节日充满着“春日嬉戏”的鲜活。

明代的清明,重归安宁与温情。唐寅在《清明日饮董明府席上》中“好风胧月清明夜,碧砌红轩刺史家”,人们在清明夜宴饮欢聚,将扫墓后的肃穆转化为亲友相聚的温情。明代清明“放风筝”的习俗更盛,人们待风筝放飞后剪断丝线,寓意“放走灾祸”,这种祈福习俗,能从“纸鸢一线寄天涯”的意境里,感受到明人清明的美好期盼。

清代的清明,多了几分质朴的哀思。郑板桥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纸灰飞作白蝴蝶,泪血染成红杜鹃”,直白的描写里满是对先人的深切怀念。

从唐到清,清明的雨一直在诗词中飘落,它是杜牧笔下的“断魂”,是黄庭坚眼中的“桃李笑”,是郑板桥心中的“白蝴蝶”,也是我们心中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”的文化符号,让我们在清明时节,读懂时光的珍贵与生命的传承。

当细雨沾湿青石板,当纸鸢摇曳在杏花香里,清明便带着“慎终追远”的温柔与“踏青寻春”的生机,走进了古诗词的画卷,每一首诗词,都是对生命、对时光的深情叩问,藏着春祭的肃穆与春日的鲜活。

唐代的清明,已形成“扫墓祭祖”与“踏青赏春”并存的习俗,诗词里也满是雨意与暖意的交织。杜牧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,道尽了清明祭祖的肃穆,是清明最深的底色。但盛唐的清明并非只有哀思,更有春日的生机。王维在《寒食城东即事》中描绘“清溪一亩穿桃李,演漾绿蒲涵白芷”,人们在清明插柳、放风筝,甚至饮酒赏花,将对先人的思念,化作珍惜春光的动力。

到了宋代,清明习俗愈发丰富,诗词里的清明也多了几分市井烟火。黄庭坚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佳节清明桃李笑,野田荒冢只生愁”。人们携酒食、纸钱前往墓地祭拜,祭拜完便在墓旁野餐,将对先人的思念融入春日的饮食里,这种“墓祭野餐”的习俗,在苏轼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中虽未直接提及,却能从“料得年年肠断处,明月夜,短松冈”的牵挂里,感受宋人对清明祭祖的重视。李清照在《浣溪沙·淡荡春光寒食天》中“海燕未来人斗草,江梅已过柳生绵”,描绘了清明前后人们“斗百草”的嬉戏场景,让严肃的节日充满着“春日嬉戏”的鲜活。

明代的清明,重归安宁与温情。唐寅在《清明日饮董明府席上》中“好风胧月清明夜,碧砌红轩刺史家”,人们在清明夜宴饮欢聚,将扫墓后的肃穆转化为亲友相聚的温情。明代清明“放风筝”的习俗更盛,人们待风筝放飞后剪断丝线,寓意“放走灾祸”,这种祈福习俗,能从“纸鸢一线寄天涯”的意境里,感受到明人清明的美好期盼。

清代的清明,多了几分质朴的哀思。郑板桥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纸灰飞作白蝴蝶,泪血染成红杜鹃”,直白的描写里满是对先人的深切怀念。

从唐到清,清明的雨一直在诗词中飘落,它是杜牧笔下的“断魂”,是黄庭坚眼中的“桃李笑”,是郑板桥心中的“白蝴蝶”,也是我们心中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”的文化符号,让我们在清明时节,读懂时光的珍贵与生命的传承。

当细雨沾湿青石板,当纸鸢摇曳在杏花香里,清明便带着“慎终追远”的温柔与“踏青寻春”的生机,走进了古诗词的画卷,每一首诗词,都是对生命、对时光的深情叩问,藏着春祭的肃穆与春日的鲜活。

唐代的清明,已形成“扫墓祭祖”与“踏青赏春”并存的习俗,诗词里也满是雨意与暖意的交织。杜牧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,道尽了清明祭祖的肃穆,是清明最深的底色。但盛唐的清明并非只有哀思,更有春日的生机。王维在《寒食城东即事》中描绘“清溪一亩穿桃李,演漾绿蒲涵白芷”,人们在清明插柳、放风筝,甚至饮酒赏花,将对先人的思念,化作珍惜春光的动力。

到了宋代,清明习俗愈发丰富,诗词里的清明也多了几分市井烟火。黄庭坚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佳节清明桃李笑,野田荒冢只生愁”。人们携酒食、纸钱前往墓地祭拜,祭拜完便在墓旁野餐,将对先人的思念融入春日的饮食里,这种“墓祭野餐”的习俗,在苏轼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中虽未直接提及,却能从“料得年年肠断处,明月夜,短松冈”的牵挂里,感受宋人对清明祭祖的重视。李清照在《浣溪沙·淡荡春光寒食天》中“海燕未来人斗草,江梅已过柳生绵”,描绘了清明前后人们“斗百草”的嬉戏场景,让严肃的节日充满着“春日嬉戏”的鲜活。

明代的清明,重归安宁与温情。唐寅在《清明日饮董明府席上》中“好风胧月清明夜,碧砌红轩刺史家”,人们在清明夜宴饮欢聚,将扫墓后的肃穆转化为亲友相聚的温情。明代清明“放风筝”的习俗更盛,人们待风筝放飞后剪断丝线,寓意“放走灾祸”,这种祈福习俗,能从“纸鸢一线寄天涯”的意境里,感受到明人清明的美好期盼。

清代的清明,多了几分质朴的哀思。郑板桥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纸灰飞作白蝴蝶,泪血染成红杜鹃”,直白的描写里满是对先人的深切怀念。

从唐到清,清明的雨一直在诗词中飘落,它是杜牧笔下的“断魂”,是黄庭坚眼中的“桃李笑”,是郑板桥心中的“白蝴蝶”,也是我们心中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”的文化符号,让我们在清明时节,读懂时光的珍贵与生命的传承。

当细雨沾湿青石板,当纸鸢摇曳在杏花香里,清明便带着“慎终追远”的温柔与“踏青寻春”的生机,走进了古诗词的画卷,每一首诗词,都是对生命、对时光的深情叩问,藏着春祭的肃穆与春日的鲜活。

唐代的清明,已形成“扫墓祭祖”与“踏青赏春”并存的习俗,诗词里也满是雨意与暖意的交织。杜牧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,道尽了清明祭祖的肃穆,是清明最深的底色。但盛唐的清明并非只有哀思,更有春日的生机。王维在《寒食城东即事》中描绘“清溪一亩穿桃李,演漾绿蒲涵白芷”,人们在清明插柳、放风筝,甚至饮酒赏花,将对先人的思念,化作珍惜春光的动力。

到了宋代,清明习俗愈发丰富,诗词里的清明也多了几分市井烟火。黄庭坚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佳节清明桃李笑,野田荒冢只生愁”。人们携酒食、纸钱前往墓地祭拜,祭拜完便在墓旁野餐,将对先人的思念融入春日的饮食里,这种“墓祭野餐”的习俗,在苏轼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中虽未直接提及,却能从“料得年年肠断处,明月夜,短松冈”的牵挂里,感受宋人对清明祭祖的重视。李清照在《浣溪沙·淡荡春光寒食天》中“海燕未来人斗草,江梅已过柳生绵”,描绘了清明前后人们“斗百草”的嬉戏场景,让严肃的节日充满着“春日嬉戏”的鲜活。

明代的清明,重归安宁与温情。唐寅在《清明日饮董明府席上》中“好风胧月清明夜,碧砌红轩刺史家”,人们在清明夜宴饮欢聚,将扫墓后的肃穆转化为亲友相聚的温情。明代清明“放风筝”的习俗更盛,人们待风筝放飞后剪断丝线,寓意“放走灾祸”,这种祈福习俗,能从“纸鸢一线寄天涯”的意境里,感受到明人清明的美好期盼。

清代的清明,多了几分质朴的哀思。郑板桥在《清明》中写下“纸灰飞作白蝴蝶,泪血染成红杜鹃”,直白的描写里满是对先人的深切怀念。

从唐到清,清明的雨一直在诗词中飘落,它是杜牧笔下的“断魂”,是黄庭坚眼中的“桃李笑”,是郑板桥心中的“白蝴蝶”,也是我们心中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”的文化符号,让我们在清明时节,读懂时光的珍贵与生命的传承。

亲情家事

和囡囡一起包青团

□ 时春香



和妈妈一起包青团 蒙海龙 作

清明还没到,囡囡就围着我的围裙转个不停。“妈妈,什么时候做绿绿的团子呀?”她眨巴着眼睛,睫毛忽闪忽闪的,满脸都是对春天的渴望。

清明还没到,囡囡就围着我的围裙转个不停。“妈妈,什么时候做绿绿的团子呀?”她眨巴着眼睛,睫毛忽闪忽闪的,满脸都是对春天的渴望。

清明还没到,囡囡就围着我的围裙转个不停。“妈妈,什么时候做绿绿的团子呀?”她眨巴着眼睛,睫毛忽闪忽闪的,满脸都是对春天的渴望。

清明还没到,囡囡就围着我的围裙转个不停。“妈妈,什么时候做绿绿的团子呀?”她眨巴着眼睛,睫毛忽闪忽闪的,满脸都是对春天的渴望。

清明还没到,囡囡就围着我的围裙转个不停。“妈妈,什么时候做绿绿的团子呀?”她眨巴着眼睛,睫毛忽闪忽闪的,满脸都是对春天的渴望。

清明还没到,囡囡就围着我的围裙转个不停。“妈妈,什么时候做绿绿的团子呀?”她眨巴着眼睛,睫毛忽闪忽闪的,满脸都是对春天的渴望。

清明还没到,囡囡就围着我的围裙转个不停。“妈妈,什么时候做绿绿的团子呀?”她眨巴着眼睛,睫毛忽闪忽闪的,满脸都是对春天的渴望。

清明还没到,囡囡就围着我的围裙转个不停。“妈妈,什么时候做绿绿的团子呀?”她眨巴着眼睛,睫毛忽闪忽闪的,满脸都是对春天的渴望。

清明还没到,囡囡就围着我的围裙转个不停。“妈妈,什么时候做绿绿的团子呀?”她眨巴着眼睛,睫毛忽闪忽闪的,满脸都是对春天的渴望。

清明还没到,囡囡就围着我的围裙转个不停。“妈妈,什么时候做绿绿的团子呀?”她眨巴着眼睛,睫毛忽闪忽闪的,满脸都是对春天的渴望。

清明还没到,囡囡就围着我的围裙转个不停。“妈妈,什么时候做绿绿的团子呀?”她眨巴着眼睛,睫毛忽闪忽闪的,满脸都是对春天的渴望。

清明还没到,囡囡就围着我的围裙转个不停。“妈妈,什么时候做绿绿的团子呀?”她眨巴着眼睛,睫毛忽闪忽闪的,满脸都是对春天的渴望。